

/// 告诉你一个原味的哈佛



哈佛·MPA

是怎样炼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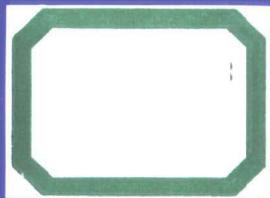
袁岳 等著

MAKING MPA AT HARVARD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一个原味的哈佛 MPA



哈佛：MPA 是怎样炼成的

MAKING MPA AT HARVARD

袁岳等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责任编辑：蔡今

封面设计：法明创意设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佛：MPA是怎样炼成的 / 袁岳等著. - 北京：中华
工商联合出版社，2003.9

ISBN 7-80193-009-6

I . 哈... II . 袁... III . 纪实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0154 号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邮编：100027 电话：64153909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880 × 1230 毫米 1/32 10.5 印张 245 千字

2004 年 1 月 第 1 版 2004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1—7000 册

ISBN7-80193-009-6/Z·3

定价：20.00 元

哈佛：MPA 是怎样炼成的

袁 岳 王 信 王忠晶

黄宝慧 赵一力 葛友俐

余际庭 刘 澜 金 攻

甘东宇 马增艺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序

公共管理硕士（MPA）、 肯尼迪学院和中国留学生

这本描述一批中国学生在哈佛肯尼迪公共学院（KSG）的学习、生活的书出版得很及时，能受邀为此书作序是我极大的荣幸。在中国，哈佛肯尼迪学院（KSG）也许没有哈佛商学院（HBS）那么有名，但是它是哈佛重要的职业学院之一。肯尼迪学院（KSG）的使命是“透过训练服务社会的领导人和提供解决重要公共议题的解决方案，来提升公共利益”。为此，我们致力于培养未来在政府机构、非赢利机构甚至私营机构工作的领导人。我们的课程涉及的是社会经济与政府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提供适当的分析工具，从而使决策者能够在更为充分的信息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决策。

我们在师生两方面的资源也越来越具有国际学院的特点。实际上在学生方面，由于我们有 40% 的学生来自于美国之外，因此我们是哈佛最国际化的学院。这帮助我们对不同文化和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的不同思路形成更深的理解和多角化的认识视角。我们的中国学生群体正在不断扩大，他们给课堂和讨论带来了强有力的认识问题的方式，也给学院的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增益。他们丰富了我们的在职 MPA 项目、常规学位项目和

短期高层管理人员项目的课堂内容。他们充当了积极和勤奋的参与角色。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将来会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到来，以帮助我们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解释当前中国改革取得的巨大进步与存在的有待应付的挑战。

各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和对于困境的回应方式可能各有特点，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无疑面对着需要应付的类似的挑战。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在 KSG 进行令人兴奋的意见交换活动，并听到不同的学生对于他们的可敬的政府部门和组织所探索的各类解决方案的描述。当然，对于我们目前面对的很多问题，我们依然还没有完全清晰的答案。

在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的大部分时候，强调政府工作失败是远比市场因素重要的导致发展政策效果不佳的原因，是一种非常时髦的想法。人们不断强调国家过度干预的负面经济后果，同时出现了减弱政府功能的主导趋向，在某些国家已经形成了加深对政府不信任的后果。这导致了经济自由化和国有产业私有化，并伴随有意识的弱化国家功能的浪潮。结果，问题的讨论转而集中到如何改革国家剩余的核心功能以提升其表现水平和增强其责任能力。全球和各层级的政府都处在这样一种日益增强的压力下：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以更为开放和透明的方式来开展他们的工作。新技术的发展也增加了这方面的压力，同时也为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新鲜机会。

这是到 KSG 来的学生讨论和试图掌握的东西。对于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中国人的思考角度是很重要的。伴随经济发展带来的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公民如何看待未来的挑战，了解他们应付挑战的方式，这使我们可以分享观点，互相学习。

我经常对在这里的在职学生说：“KSG 最重要的资源不是那些老师，而是你们这些同学。”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各

种各样的思考角度。世界上可以把各大洲学生召集来，并鼓励他们就当前世界的关键问题进行积极讨论的课堂很有限。在这样的环境中，自我认定的最佳做法的假设会不断受到挑战。

我在 1997 年夏来 KSG 工作，此前我在中国担任了为期 5 年的福特基金会的首席驻华代表。我的新工作的最有趣的地方之一是和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同事一起工作，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正面临的公共政策挑战，并思考可能的政策对策。我们曾经建立与来自中国的同学的合作项目，其范围广至金融机构改革、社会政策改革、艾滋病和新的教学项目。2002 年，我们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开始了一个每年培训 60 名地方政府官员的新项目。这一项目首创了这样一种模式：利用在北京的 6 周和在 KSG 的 5 周，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和哈佛的教员们能够就政府治理问题交换意见。我们希望和来自中国的同事开发设计出更多的新项目。

我愿借结尾的机会，向辛勤工作并将 KSG 的生活场景介绍给更广泛的中国读者的本书的作者与编辑者致谢。本书各章节的作者都曾是 KSG 的杰出学生，我们从他们身上受益良多。我们也希望他们在 KSG 的学习经历有益于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最后，我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的人游学 KSG。

哈佛肯尼迪学院大字政治学教授
KSG 亚洲与中国公共政策项目主席
安东尼·赛尼

2003 年 5 月 31 日

目 录

序	安东尼·赛尼(1)
过关斩将	(1)
记忆中的哈佛总是最美	(3)
考取哈佛	(10)
曲折托福路	(12)
过关斩将	(16)
酝酿哈佛梦	(19)
我得到了一个最适合我的留学项目——梅森	(24)
跳出火坑再看火坑	(28)
MPA 和 MBA 不一样	(31)
感受哈佛	(35)
给你一个原味的 MPA——哈佛肯尼迪学院	(37)
参观图书馆和博物馆	(40)
法学院和肯尼迪学院	(43)
春游华盛顿:深入美国政府的核心	(46)
校园生活实景——入门	(49)
美国第一夜	(51)
哈佛食宿	(53)
我们这一班	(59)
校园生活实景——学习	(63)
在哈佛最难的事	(65)
美国的教学和管理	(69)
拼搏	(71)

目 录

哈佛精神	(75)
我最爱的课	(82)
一个星期天下午	(86)
比尔·盖茨一定也脸红过	(89)
 校园生活实景——论坛和讲座	(93)
论坛(Forum):肯尼迪学院的中心	(95)
历史在你面前,未来在你身后	(99)
在KSG听演讲和辩论	(104)
余音绕梁,不啻受益	(107)
五花八门的学术讲座与讨论会	(111)
座谈会:政策讨论与社交的综合	(117)
学术繁荣的奥秘	(119)
在哈佛讲中国	(122)
挂旗风波	(127)
 校园生活实景——课余生活	(131)
找个Host做朋友	(133)
要学习更要健康	(137)
当助教有什么好玩	(139)
在哈佛学会放松	(141)
臭脚踢球记	(144)
我在哈佛当助教	(147)
哈佛的晋阶仪式	(149)
生日惊喜	(151)
课外领导	(156)
天堂厅过客的一天	(159)
关注弱势群体的哈佛学子	(162)

目 录

夏季实习	(165)
Summer Intern——做优秀的暑期实习生	(168)
哈佛的“亚洲美食节”	(171)
校园生活实景——风云人物	(177)
与名人交流	(179)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哈佛的诸多传奇	(182)
我的正式和非正式导师	(191)
当索罗斯遇见萨克	(195)
温文儒雅,德高望重——马丁·费尔德斯坦	(198)
平易洒脱,经世致用——杰弗里·弗兰科尔印象谈	(201)
最后一课——普立兹告白	(207)
我的教授萨克斯	(211)
萨默斯校长走马上任	(213)
助教伊桑	(215)
离开哈佛——回忆与感悟	(219)
毕业典礼——永远的晴天	(221)
哈佛于我	(229)
我们是谁?	(231)
我还是选择了回国	(234)
诚实守信比学习更重要	(237)
我的 KSG 同学们——不以金钱论短长	(240)
哈佛归来	(246)
在哈佛学到了什么	(249)
极限压力的培养基	(251)

目 录

课堂作业选	(255)
关于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的谈判(模拟)	
结果备忘录	(257)
梦想成真——www.naturenvillage.com 的建立	
.....	(272)
后记:我的 KSG 兄弟姐妹	袁 岳(291)
附录 1:	
哈佛肯尼迪公共管理学院:2002 - 2003 年状况	
.....	(295)
附录 2:	
哈佛肯尼迪学院的 MPA 学位要求与课程目录	
.....	(308)
附录 3:	
作者简介	(324)

 MPA

MAKING
MPA AT HARVARD

MAKING MPA AT HARVARD

过关斩将

记忆中的哈佛总是最美

1999年初冬的一天，听说我可以参加国务院体改办组织的美国基金产业考察团，其中一站是波士顿时，我既激动又担心。担心的是这一去就是20天，而我10月初才决定报考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梅森学者项目”(Mason Fellow Program)，千头万绪才刚刚开始，而且平时工作很忙，出国考察肯定耽误时间；激动的是终于有机会一访哈佛——少年时代梦想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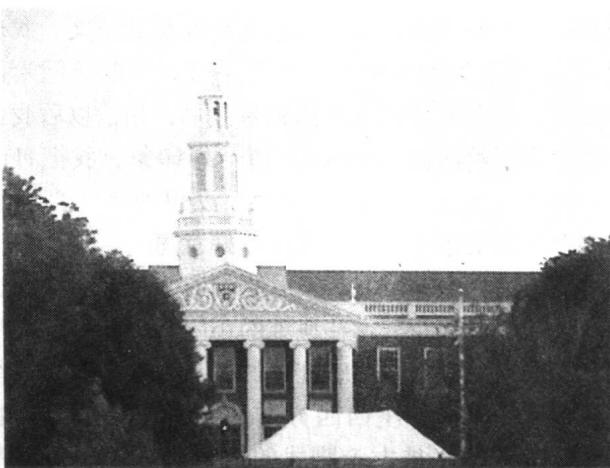
哈佛之梦其实一直很模糊，很长一段时期甚至完全淡忘了。在海南读高中时，曾在日记本上画了一道飞行弧线，上面的三站分别是海南中学、北京大学和哈佛。当时对哈佛几乎没有什么具体了解，无非是它太有名了，可以寄托一个天真少年的梦想。如愿以偿地上了北大之后，才知道哈佛实在是太遥远了。当时我只爱自己看书，很少上课，成绩不过是中等，而即使是成绩最好的北大本科生要上美国一般的名校都很不容易，何况哈佛！事实上在本科、研究生阶段我出国读书的念头也不强烈，工作以后整个就扔在脑后。偶尔想起中学时画的那道漂亮的弧线，有一丝的遗憾，但更多是笑一笑年少时的不知天高地厚。

想不到几度寒暑，哈佛之梦复萌。体改办的王水林司长毕

业于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和哈佛肯尼迪学院两大欧美公共管理名校，第一次向我说起梅森学者项目，对我鼓励有加；另一位同事张海鱼刚从哈佛进修回来，也鼓动我不妨一试，我一激动便作了报考的决定。在体改办时有机会参与货币政策、金融市场的
发展与开放政策等方面的讨论和研究，接触面很广，颇有一种成就感，但也深感过去所学太有限，尤其是国际视野不够宽，分析方法较陈旧，亟需到国际名校去修炼一番。肯尼迪学院的宗旨正是培养公共部门的管理和政策分析人才，加上香港一家大公司每年都为7~8位来自大陆的梅森学者提供全额奖学金，机会难得，为什么不试一试？反正被哈佛拒绝也不算一件丢面子的事。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报考梅森项目的难度。人有时是需要一点冲动和盲目性的，事情了解得太清楚，反而容易束缚自己。

决定申请梅森学者项目，也就有了1999年冬日的哈佛之行。出发前与梅森项目办公室联系，他们欢迎我过去见个面。梅森学者的录取很严格，所有可能被录取的申请者都要通过该办公室人员的面试，提前有所接触，对双方都是件好事。更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一位老师托我给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John King Fairbank）的南茜·赫斯特（Nancy Hearst）女士带些书，南茜（Nancy）十分热心，答应带我去见哈佛肯尼迪学院国际项目负责人卡罗尔（Carol）女士和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赛奇（Tony Saich）教授。

从波士顿市区出发，跨过查尔斯河，不久便到了位于剑桥市剑桥街的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当我在北大俄文楼的草坪上读费正清教授的经典著作——《美国与中国》时，当然想不到以他名字命名的东亚研究中心将是我走进哈佛的第一站。费正清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学者皆出自其门下。“二战”期间，他曾在中国游学，



美丽的哈佛图书馆

1955 – 1973 年长期担任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教授著述甚丰，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夕，两国高层领导人案头上摆放的就是他的《美国与中国》。费正清中心座落于科立芝大楼（Coolidge），灰色的大楼外观再普通不过，小心翼翼地推开玻璃门，我对里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景仰。中心的图书馆在地下室，一进去眼前一亮，赫然是一幅邓小平的画像。南茜（Nancy）暂时不在，有几个学生在静静地看书。据说该图书馆在哈佛不算大，但中文资料非常丰富，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这不能不归功于南茜（Nancy）年复一年的辛勤耕耘。麻省理工学院的爱德华·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教授在其书中曾说，几乎所有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学者都要感谢南茜（Nancy）的贡献，她对中文研究文献和中国重大问题非常精通，在美国乃至世界上都广为人知。不久，南茜（Nancy）回来了，她个子不高，梳着两条辫子，肩上背着小书包，包里露出一卷论文（以后我才知道，

她不厌其烦地为好多中国学者、学生校改英文论文，我也是受益者之一）。我送上带来的书，她笑说过去好些访问哈佛的中国政府高官、著名学者都义务给她带过书，相信以后我也能成为大人物。为了给南茜（Nancy）留个好印象，我把自己刚出版的一本译著《美元与日元》赠她，没想到她认真地说将把这本书保存在图书馆里，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寒暄几句后，南茜（Nancy）便带我去哈佛肯尼迪学院。走过一段大街，进入一个古朴典雅的小门，眼前是一大片活泼泼的绿色，草坪中矗立着几座红色的砖瓦建筑，墙上还留有一些长春藤。再往前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大楼，同样是红墙长春藤，但台阶之上是一排古希腊式的白色大柱，显得高贵、庄严，泱泱大度。与大楼相对的是一座高高的尖顶教堂，在蓝天下显得非常沉静、肃穆。南茜（Nancy）介绍说，这一片就是哈佛最古老的校园——“哈佛园”（Harvard Yard），白色的大楼是维纳（Widener）图书馆——哈佛最大的图书馆，教堂则是纪念教堂（memorialchurch）。与经历过校址迁移的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不同，哈佛自1636年建校以来一直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久而久之，一说起“Yard”，一般特指哈佛校园。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索润森（Sorensen）先生后来与我们梅森学者座谈时，讲过一个故事：他一次为总统起草文稿提到哈佛校园时，用的是“campus”而不是“Yard”，人们马上便知道文稿并非出身哈佛的肯尼迪总统的亲笔，弄得索润森（Sorensen）先生颇难为情。一想起芳草茵茵的哈佛园，我便悠然神往。在校时从哈佛法学院旁边的宿舍到哈佛肯尼迪学院，几乎都要从中穿过，每次的感觉都与第一次相似：哈佛园显得那么亲切、沉稳、大度，看似平淡无奇，与世无争，但“与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想到与几百年前的哈佛先贤拥有同一片芳草地，我就有一种莫名的